

鬼神集說

□ 13
3103



3103

口 13
3/03

卷之三

新金圖書
九龍氏
卷之三

鬼神集說序

然自其主

石田氏文庫

石田氏文庫

晦菴朱先生說鬼神之義至矣盡矣往
年撰出於文集語類之中而爲一冊題
曰鬼神集說以資朋友講習之思議焉
真西山有言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
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
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
妙不測也

鬼神集說序

地之神曰示

以其山川州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祇字

人之神曰鬼

鬼謂氣之已屈者也

若以鬼神二字

言之則神者氣之伸

出發

鬼者氣之屈

收同

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

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

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爲神如春夏生長是也氣之屈爲鬼如秋冬是也歛藏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日出爲神入爲鬼雨潤爲神止爲鬼雷動爲神息爲鬼風散爲神收

爲鬼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又有言曰易繫辭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

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卽魄也目之所
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卽精之爲也此之
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
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卽氣
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
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
旣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旣歿則魂

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
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歿故先
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
敬以燭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
之於陰求之旣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
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
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

也此說尤詳明能得先生之意者也因
今表章而冠諸集說之首遂付梓人刻
之以與四方之學者共之云爾
元祿己巳孟春下浣

佐藤直方謹識

鬼神集說

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
無因說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楊
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楊平翁見
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先生
曰只是公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南軒亦只是硬不
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魍魎魍魎之屬便是有
這物溪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爲祟邵
先生語程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難
之謂鞍轡之類何處得如邵意則是亦以爲有之邵
又言蜥蜴造電程言電有大者彼豈能爲之豫章曾
有一劉道人嘗居一山頂結菴一日衆蜥蜴入來如



手臂大，不怕人，人以手撫之，盡吃菴中水，少頃菴外皆堆成電，明日山下果有電，此則是開子上所載有一妻伯劉丈，致中其人甚樸實，不能妄語，云嘗過一嶺，稍晚了，急行忽聞谿邊林中響甚，往看之，乃無止，蜥蜴在林中各把一物，如水晶，看了未數里，下電，此理又不知如何造化，若用此物為電，則造化亦小矣。又南劍劉德喻嘗為一人言，嘗至餘杭大滌山中，常有龍骨人往來取之，未入山洞，見一陣青烟出，少頃一陣火出，少頃一龍出一鬼隨後，大段盡人事，見得破方是，不然不信，中有一點疑在終不得，又如前生後生，死復為人之說，亦須要見得破。又云南軒拆廟次第亦未到此，須是使民知信，未稍無疑始得不。

然民倚神為主，拆了轉使民信，向怨望舊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聚哭之，頸上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先生謂一僧云：問龍行雨，如何？曰：不是龍口中吐出，只是龍行時便有雨隨之。劉禹錫亦嘗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見山下雷神龍鬼之類行雨，此等之類無限實要見得破，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曰：聖人便說只是如此，嘗以此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先生因曰：蜥蜴為電，亦有如此者，非是電必要此物為之也。朱子語類三

○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

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爲無鬼然卻又有真箇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爲實理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必大因問虹霓只是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吸水亦必有腸肚只纔散便無了如雷部神物亦此類○鄭說有人寤寐間見鬼通刺甚驗者曰如此則是不有不無底紙筆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入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然時亦只是畱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久啣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浦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特

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之後其道人歸斗罵取身亦能於壁間寫字但是墨較淡不久又無楊嘗聞張天覺有一事亦然鄧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云說底是甚麼其人悟謝之而去

○伯有爲厲之事自是一理謂非生歿之常理人歿則氣散理之常也他卻用物宏取精多族大而強歿故其氣未散耳

○問世俗所謂物怪神姦之說則如何斷曰世俗太抵十分有八分是胡說二分亦有此理多有是非命歿者或溺歿或殺歿或暴病卒歿是他氣未盡故憑依如此又有是乍歿後氣未消盡是他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然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便生人物游

魂爲變便無了如人說神仙皆不見只是說後來神仙如左傳伯有爲厲此鬼今亦不見問自家道理正則自不能相干曰亦須是氣能配義始得若氣不能配義便餒了六十

○問人生有無之說人多惑之曰不須如此疑且佗無主張因問識環記井之事古復有此何也曰此又別有說話三下

○論及請紫姑神吟詩之事曰亦有請得正身出見其家小女子見不知此是何物且如衢州有一箇人事一箇神只錄所問事目於紙而封之祠前必問開封而紙中自有答語這箇不知是如何

○問嘗問紫姑神云云曰是我心中有故應得應不

得者是心中亦不知曲折也

○鬼神憑依言語乃是依憑人之精神以發問伊川記金山事如何曰乃此婢子想出問今人家多有恠者曰此乃魑魅魍魎之爲建州有一士人行遇一人只有一腳問某人家安在與之同行見一腳者入某人家數日其家果死一子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觸于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卽此便見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敬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因說神恠事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恠出來

○商人求諸陽故尚聲周人求諸陰故尚臭灌用鬱鬯然周人亦求諸陽如大司樂言圜鍾爲宮則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察得義理精微用得樂便與他相感格此廼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樂苟

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粗者亦有此理又如虞美人艸聞人謠虞美人詞與吳詞則自動雖艸亦如此又曰今有箇新立底神廟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廢了許多廟亦不能爲害只緣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先生每見人說世俗神廟可恠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八十七

○答王子合書曰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絕地夫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

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不致死之也此意與檀弓論明器處自不相害如鬼神二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人以爲神便是致生之以爲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卻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卽是應觀法界一切唯心造之說矣文集四十下

○又曰細看前書諸說謝氏之言大槩得之若以本文上下考之卽誠不免有病乃若其意則所謂致生之者卽是人以爲神致死之者卽是人以爲不神之意耳天神地示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

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謂是耶奇恠不測皆人心自爲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是一切唯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恠事皆爲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詩中有此語自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皆闢之若如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僞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僞妄而併真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八十一下同

○時舉說履帝武敏欲攸介攸止處曰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

○問玄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爲必無

○問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沒精神上與天合看來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生也既有以異於人則其散也其歿與天爲一則其聚也其精神上與天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此又別是一理與衆人不同曰理是如此若道真有箇文王上上下下則不可若道詩人只胡亂恁地說也不可

○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

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歿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

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備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卻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只是要代武王之死爾

○林間一問周公代武王之死不知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

七十九下同

○高宗夢傳說據此則是真有箇天命與高宗對答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象恐也不得若如世間所謂玉皇太帝恐亦不可畢竟此

理如何學者皆莫能答

○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高宗夢帝賚良弼之事必是夢中有帝賚之說之類只是夢中事說是帝真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

○蔡懋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聖賢才說出便是這般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作民父母傳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董叔重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若有

真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間者銖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實諸鬼神無疑爾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真有一物耶乞賜垂誨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文集五十一

○鬼神外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類語

三下

○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一著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底未消太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說盡了此

便是合理會底理會得將間鬼神自有見處若合理會底不理會只管太理會沒緊要底將間都沒理會了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

○廣云今愚民於村落杜撰立一神祠合衆以禱之其神便靈曰可知衆心之所輻湊處便自暖故便有一箇靈底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蓋要得藉他之生氣耳聞蜀中灌口廟一年嘗殺數萬頭羊州府

亦賴此一項稅羊錢用。又如古人釁鍾釁龜之意皆是如此。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卻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廣因言今日淫祠之非禮與釋氏之所以能服鬼神之類。曰人心苟正。表裏洞達。無纖毫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七八

同七下

○或問今人聚數百人太祭廟必有些影響是如何

曰衆心輻湊處這些便熱。又問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如何。曰古時祭祀都是正。無許多邪誕。古人只臨時爲壇以祭。此心發處則彼以氣感。纔了便散。今人不合做許多神像。只兀兀在這裏坐。又有許多夫妻子母之屬。如今神道必有一名謂之張太保李太保。甚可咲。

○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卻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爲一也。六十三

○董仁叔問堯薦舜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

如何又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五十八下同

○問百神享之云如祈晴得晴祈雨得雨之類

○陳安卿問小學載庾黔婁父病每夕誓類北辰求以身代而全文此下更云數日而愈果有此應之之理否若果有應之之理則恐是父子一氣此精誠所極則彼既餒之氣因復為之充盈否抑此適遭其偶然而實非關於禱實無轉天為壽轉禍為福之理人子於此雖知其無應之之理而又卻實行其禮則恐心迹不相似曰禱是正禮自含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為之文集五十七

○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為內感

或以為自誠中來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今人論理只要色合ス一箇渾淪底意思雖是直截兩物亦須哀合說正不必如此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一理也語類百三十六

○問王祥孝感事伊川說如何曰程先生多有此處是要說物我一同然孝是王祥魚是水中物不可不別如說感應亦只言已感不須言物九十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

理則凶於其禍福亦然。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意思。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註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

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予言是也。

八十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爾心上事。才動必應也。

三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或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爲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爲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盡也。因舉莊子孰網維是。孰主張是。十數句。曰。他也。

見得這道理

六十八

○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若不如此便是天也把握不定了又曰天莫之為而為他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又問失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耶曰也是人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又曰大底物事也不會變之類如日月只是小小底物事會變如冬寒夏熱之類如冬間大熱六月月降雪是也近年徑山嘗六七月大雪○七十九

○問生死鬼神之理

明倫錄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

為物遊魂為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一則為人散則為鬼又問精氣疑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

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

有畢竟以理為主入得之以有生明倫錄云然氣則有清濁氣之

清者為氣濁者為質明倫錄云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

為也形體明倫錄云骨肉皮毛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

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

其生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

須有箇盡時明倫錄云擊家所謂陰陽不升降是也盡則魂氣歸于天

形魄歸于地而灰矣人將灰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

也下體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灰有始

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

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

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秦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卻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此理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久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莖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

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羆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賜錄云問世之不審有無如何曰世間人見者極多豈可謂無者甚多正理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久魂魄無所歸自是如此皆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旁午充斥沒于雨水之間久之累疊不絕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躍跳之衝之而過之下卻無礙然亦無他詢之此地乃管人戰場也彼皆死于非命卿冤抱恨固宜未散○三
○安卿問禮記魂氣歸於天與橫渠反原之說何以別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本處何

歸只是消散了論理大槩固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亦有冤死而魂即散者叔器問聖人死如何曰聖人安於死死即消散八十

○或問二氣五行聚則生散則死聚則不能不散如書之不能不夜故知所以生則知所以死苟於事人之道未能盡焉能事鬼哉曰不須論鬼為已死之物但事人須是誠敬事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諂矣三十九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

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此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

○正卿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七十四

○問尹氏解遊魂一句為鬼神如何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者神也散而為變者鬼也鬼神便有陰陽之分只於屈伸往來觀之橫渠說精自無而有遊魂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曉然精屬陰氣屬陽然又自有

錯綜底道理然就一人之身將來橫看生便帶著箇
灰底道理人身雖是屬陽而體魄便屬陰又卻是此
氣便亦屬陽蓋灰則魂氣上升而魄形下降古人說
祖落二字極有義理便是謂魂魄祖者魂升于天落
者魄降于地只就人身便亦是鬼神如祭祀求諸陽
便是求其魂求諸陰便是求其魄祭義中宰我問鬼
神一段說得好註解得亦好

○問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曰此是陰陽
乍離之際髣髴如有所見有這箇聲氣昭明君蒿是
氣之升騰悽愴是感傷之意八十七下同

○問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曰昭明是所
謂光景者想像其如此君蒿是騰升底氣象悽愴是

能令人感動模樣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是也洋
乎如其上如其左右正謂此

○問洋洋如其上如其左右似亦是感格意思
是自然如是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上
下章自恁地說忽然中間插入一段鬼神在這裏也
是鳶飛魚躍底意思所以末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
可揜也如此六十三下同

○或問鬼神者造化之跡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
問此是迹可得而見又曰視之不可得見聽之不可
得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
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鬼神至於洋洋乎如在
其上是有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蒿悽愴猶

今時惡氣中入使得人恐懼悽愴此百物之精爽也
○才卿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
魄人之噓吸皆然不獨死為鬼生者為神故橫渠
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
語罵鬼云爾是已死我我是未死爾楚詞中說終古
亦是此義去終古之所之今今道遠而來東用之云
既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
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倘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
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
伸蓋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
便是皆有感格之理用之問遊魂為變聖愚皆一否
曰然倘問天神地祇人鬼地何以曰祇曰祇字只是

示字蓋天垂三辰以著象如日月星辰是也地亦顯
艸木山川以示人所以曰地示用之云人之禱天地
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
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
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
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
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
安于死豈有不散而為神祇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
其既死而為靈恠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
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
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
端坐薨矣他是甚麼樣氣魄用之曰莫是元城忠誠

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所謂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淳錄云問其氣發揚于上何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而薪盡則煙只管騰上去○三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鬼神之妙用也

六十

○叔器問先生前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旦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三下

○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

○安卿問體與魂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便是魄曰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註謂魂陽神也魄陰神也此語說得好安卿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曰只是此意又問人生始化曰魄如何是始化曰是胎中初略略成形時六十

○問孔子答宰我鬼神一段鄭註云氣謂呼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魂竊謂人之精神知覺與夫運用云爲皆是神但氣是充盛發於外者故謂之神之盛四肢九竅與夫精血之類皆是魄但耳目能視能聽而精明故謂之鬼之盛曰是如此這箇只是就身上說又曰燈似魂鏡似魄燈有光焰物來便燒鏡雖照見只在裏面又火日外影金水內影火日是魂金水是魄又曰運用動作底是魂不運用動作底是魄又曰動是魂靜是魄八十七下同

○問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豈非以氣魄未足爲鬼神氣魄之盛者乃爲鬼神否曰非也大凡說鬼神皆是通生歿而言此言盛者則是指生人

身上而言所以後而說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但說體不說魄也問頃聞先生言耳目之精明者爲魄口鼻之呼吸者爲魂以此語是而未盡耳目之所以能精明者爲魄口鼻之所以能呼吸者爲魂是否曰然看來魄有箇物事形象在裏面恁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爲耳目之精明且如月其黑暈是魄也其光是魂也想見人身魂魄也是如此人生時魂魄相交歿則離而各散去魂爲陽而散上魄爲陰而降下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於運用發出來是魂這兩箇物事本不相離他能記憶底是魄然發出來底便是魂能知覺底是魄然知覺發出來底又是魂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

又各自有陰陽也或曰大率魄屬形體魂屬精神曰精又是魄神又是魂又曰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所以老人多目昏耳聾記事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老子云載營魄是以魂守魄蓋魂熱而魄冷魂動而魄靜能以魂守魄則魂以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有生意魂之熱而生涼魄之冷而生暖惟二者不相離故其陽不燥其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則魂愈動而魄愈靜魂愈熱而魄愈冷二者相離則不得其和而灰矣又云水一也火二也以魂載魄以二守一則水火固濟而不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說盡千言萬語說龍說虎說鉛說汞說坎說離其術止是如此而已故云載魄抱魂能勿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今之道家只是馳騁於外安識所謂載魄守一能勿離乎

兒乎今之道家只是馳騁於外安識所謂載魄守一能勿離乎

問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而鄭氏曰氣虛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之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為魄纔說知便是主於心也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潘問魄附於體氣附於魂可於此看否曰也不是

附魂魄是形氣之精英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

○廣問中庸或問取鄭氏說云口鼻之嘔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先生謂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嘔吸是以氣言之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之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聰聰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爲魂血爲魄故骨肉歸於地陰爲野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廣云是以易中說遊魂爲變曰易中又卻只說一邊精氣爲物精氣聚則成物精氣散則氣爲魂精爲魄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只說那升者廣曰

如祖落之義則是兼言之曰然

七十八

○先儒言口鼻之嘔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槩卻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于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一個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崇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在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爲崇蓋魂氣猶存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

在這裡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卻是專字
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
了三下

○因言魂魄鬼神之說曰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
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
為主縱橫在這裡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為
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而精為鬼然其
屈伸往來也各以漸

○甚弘久三年而化為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
弘以忠久故其氣凝結如此

○問在天地為鬼神在人為魂魄否曰久則謂之魂
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其底謂之鬼神是恁地模

樣

六十三
下同

○問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為魄安得謂無
知問然則人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否曰
孔子分明言冷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
又求諸陰正為此況祭亦有報魄之說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
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
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
侯祭境內名山太川定是有箇名山太川太夫祭五
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雷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
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
亦是這些氣過了三下

○汪德輔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齊戒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旁親及子亦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問人祭祖先是已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爲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國內之主與自家不相關然而也呼喚得他聚蓋爲天地之氣便是他氣底母就這母上聚他故亦可以感通曰此謂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感通用之曰若理不相關則聚不

得他若理相關則方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

是因國也感他不得蓋爲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

主他國土地他無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

○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歟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

○因言鬼神有無聖人未嘗決言之如言之歟而致歟之不仁之歟而致生之不知於彼乎於此乎之類與明道語上蔡恐賢問某尋之意同問五廟七廟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英消亡故廟有遷毀曰雖

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存如虛吸之則又來若不如此則是之久而致之也蓋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又曰天神地祇山川之神不難曉惟人已必其事者故所以難說○六十三下同

○或問顏子死而不化之說先生既非之矣然聖人制祭祀之禮所以事鬼神者恐不止謂但有此理須有實事曰若是見理明者自能知之明道所謂若以為無古人因甚如此說若以為有又恐賢問其尋其說甚當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王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

時此氣固寓此也三

○答王子合書曰幽滯之魄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為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兼魂魄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魂魄之正則便只是陰陽元非他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魂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尤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為說矣

文集四十九

○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盡誠以聚之方能凝聚若相奪予享事如伊川所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這夢也

不可知

語類三下同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

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歿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裡古者覺軀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

○問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句已是說得好祖孫只一氣極其誠敬自然相感如這大樹有種子下地生出又成樹便卽是那大樹也

三下

○淳因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問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此往歸彼只是因氣之聚散見其如此耳曰畢竟是無歸如月影映在這盆水

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影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去又如這華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復來生這枝上問人歿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

○問人之歿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卻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卻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卻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卻在這裡根既在此又卻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

三

○安卿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爲重爲主節次奠祭所以聚其精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幼稚或在他鄉不得盡其萃聚之事不知後日祭祀還更萃得他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九十下同○用之云祭祀之禮酒肴豐潔必誠必敬所以望神之降臨乃歆嚮其飲食也若立之尸則爲尸者既已享其飲食鬼神豈復來享之如此卻爲不誠矣曰此所以爲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宗相傳一氣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形想象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盡誠蓋爲是耳今人祭祀但能盡誠其祖考猶來格況既是他親

子孫則其來格也益速矣因言今世鬼神之附著生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于其子孫者又如今之師巫亦有降神者蓋皆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著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墓人爲尸亦是此意

○問人歿氣散是無蹤影亦無鬼神今人祭祀從何而求之曰如子祭祖先以氣類而求以我之氣感召便是祖先之氣故祭之如在此感通之理也味道又問子之於祖先固是如此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焉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焉得而不來

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同三下

○或問鬼神曰且類聚前輩說鬼神處看要須自理會得且如祭天地祖考直是求之冥漠然祖考卻去入未久求之似易先生又笑曰如此說又是作怪了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安誕

○問性卽是理不可以聚散而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

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旣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裡也

○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旣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于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

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來鳩氏季荊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晉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便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

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要人自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間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裡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爲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

天地間公其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其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邊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答連嵩卿書曰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

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或生古今之別雖曰或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或不肯放舍謂之或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外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文集四十一

○答廖子晦書曰或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入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論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浚以鄙說思之直以舊聞爲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或者氣

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
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
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
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
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
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
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
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
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
也設主立尸燭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
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
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

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
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
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
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
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
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
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
以一片太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
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
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
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
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以事大無常迅速
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
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四十

○吳伯豐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
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脈矣必大嘗因書
以問正淳正淳答云祖考是有底人便是有此理爲
子孫者能以祖考之遺體致其誠敬以饗之則所謂
來格者蓋真有此理也然必大嘗讀大極圖義有云
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
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
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
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

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
寓耶然吾之此身卽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
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
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
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
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脈之較然
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
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在我
者既集卽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
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
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
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必大前書所疑今日之來格

者非前日之發揚于上者固非是矣而正淳之說言
理而不及氣若於存亡聚散之故察之不密則所謂
以類而爲感應者益渙漾而不可識矣故再此仰讀
尊聽欲望更賜一言以釋所蔽不勝萬幸日所喻鬼
神之說甚精密叔權書中亦說得正當詳悉大抵人
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
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
等處但就實事推之及復玩味自見意味真實深長
惟說太多恐反成汨沒也正淳所論誠爲踈略然恐
辭或未盡其意耳

五十

鬼神集說終

壽文堂刊行

前因之發揚于上者固非是矣而正理之說
理而不及氣若於存亡聚散之故察之不密則所
以類而為感應者益覺茫而不可識矣故再此仰
尊聽欲望更賜一言以釋所蔽不勝萬幸日所常思
神之說甚精密叔權書中亦說得正當詳悉太抵人
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耗
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有若也此
等處但就實事推之及復玩味自見意味真實縱
推說太多恐反成汨沒也正得所論誠為踈略然恐
辭或未盡其意耳

鬼神集說

壽文堂刊行

